



明文海卷三百二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九十三

雜序

椒山楊公手書跋 鄭履準

別後一路日食奏稿成日夜奔趨至京師十八日到
任日食次日賫本至端門聞擊內靈臺打一百知題
目不合即趨出連日快_上至十八日故又有此奏二
王事本後原有一段大意謂賊臣之得專權皆原於

皇上父子之不相見後俱削去止存此二句猶有此
禍打後兩腿出血膿四五十碗肉潰幾見骨今幸將
平復逐日心亦坦然略無怛懜意南都之事主張
贊成專望老先生言不尽意統惟鑒諒二月十一日繼
盛頓首

癸丑三月五日應天府當該林居龍從京回附此信
至得椒山先生手書始知天相正人無恙喜甚
海上大笠生鄭曉謹識

予少習章句每從簡帙誦古忠諫事夫嘗不撫卷長

思得一神遇之壬子夏侍父白下見椒山楊公左頌修
髯偉貌音如洪鐘望而知其非常人也心竊儀焉不數
月椒山應召北上予父囑之曰俟時而動無蹈前車椒
山領之及抵京值日食之變朝蒞任夕上書指斥奸佞
致干上怒杖闕繫獄至癸丑二月從獄中出片紙托林
吏間闖數千里傳至金陵上述抗疏之由中叙被刑之
毒末言順受之正復以金陵根本重地凡事皆仗主持
為托吾父環誦數番彈指飲泣真所謂雖死不忘君者
守乙卯孟秋予隨父入京而公以是冬受刑西市人皆

灑泣公自怡然唯誦平生未了事由與後人補而已戊
午四月三殿災人皆見公青巾素服双眸炯々懸午門
西角檻若指揮撲滅狀逾時方隱因憶天順丁丑承天
門災于肅愍公見形烈焰上感帝心還其妻子而公之
見形也人皆緘口結舌莫敢一言即憐公者亦竊々私
嘆而已嗟々公之精忠勁氣伯仲肅愍即一時推折而
百世下安知無吊湘哀郢者乎甲子仲春偶披敝匣覩
公手澤竝予父之跋追昔疇昔濡頰而記其顛末如此

題祝京兆書杜舍人二賦後歐大任

此卷祝希哲氏書杜紫薇阿房宮晚晴二賦贈魏誠父
者今歸于崑山陳敬甫其書蓋神品云昔牧之賦阿房
意遠辭麗吳武陵以王佐譽之余謂唐人之賦寔論宗
也然反戾秦事尚多訛謬秦記云秦每破諸侯寫放其
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
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美人鐘鼓以充入之賦所言宮
室嬪媵之盛皆渭北蘭池林光之事非阿房也阿房在
渭南始皇終未訖役復土驪山再興工徒而章却百萬
之軍已至戲水則其歌舞帷帳未嘗在此安得汝鏡焚

星脂水膩涓哉并六國在二十六年侯國子女始可輦
來又豈有望幸者三十六年也自渭抵南山僅百里自
鄂杜至澧水不百里而近何云侯歷三百餘里邪三輔
皇圖曰宮為鬼文王所造二世則云先帝營何房室堂
未成何以曰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其曰上可以坐萬人
下可以建五丈旗初撫固如此安知其礪石鑿門獨就
何城而止哉牧之似未深考尔晚晴賦則寫樊川之風
物狗愚隱居所以與世濶疎也此其與分司御史疎放
之態迥異矣敬甫為光州之二年暑中與余謀諸生于

使院暇茗觀此神奘霍然因憶往聞于秦人者戲疏于
左敬甫能不以余為画蛇添足哉

跋王右丞霽雪卷

馮夢禎

吳崑麓夫人與余外族有葭莩之親偶攜此卷見示述
其先得之管後載門小大者火者家有鐵樞門門或云
漆布竹筒搖之有聲一日為物所觸遂破墮三卷此其
一也予初未深信翻閱再三不覺神王因便覺神奔吐
溜閉戶焚香屏絕它事春圃生烟真若蚕之吐絲虫之
蝕木至如粉綫曲折毫膩淺深皆有意致信摩詰精神

明文海 卷三十一
與水墨相和蒸成至室數月以來每一念及輒狂走入
丈室飽閱無聲出戶見俗中紛紜殊令人捉鼻也真寔
居士記于南翰林院之寄樂亭

先友尺牘題辭 李維禎

國家迪哲重光二百餘年惟敬皇帝朝號稱慕隆人多
長者之行先進之風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即士大夫書
疏往返直質無長語稱謂無諛詞是非無隱情交際無
厚賄至于今言甘而心苦貌盛而寔衰駢四儂六繁縟
過于表箋匪直下以事上不以報下則曰是簡我也

然而牛頭馬脯全不相涉矣尺牘之外後有副啟其初
或以請託或以指訛不可襍他說具姓名如宋疏之貼
黃然今則以此為示款曲累至三四葛藤不斷殊無當
也顧所建小侯家有高祖王文襄恪公鎮守湖廣所得
諸公尺牘若干首皆其時名流八行道意千里如面絕
無雕飾冗雜諛諛卑鄙之態想見當時人心風俗醇朴
真懇與今天壤懸殊非宏治之代惡覩此乎昔晏子陵
口授人書使者嫌少可更足子陵曰買菜子求益也杜
工部詩云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

明史稿 卷三十三
蒙寒暄問訊愛不救濟空辱殊文之可憎如此去奢去
泰去甚以轉移俗尚則吾輩當任其責所建藏弃為崇
而又毀之梓其意念深矣匪直重先世之遺已也

書山林經濟籍後 庚激

經濟廟堂之事山林奚以稱為語云士不可以徒負賤
則山林必有所事即其事與廟堂異而以言乎各營
厥務均之經濟焉耳試觀籍中逸逸諸君子高風雅操
與日月爭光豈徒然者第未有分列品目彙成全書如
茲籍者而田叔創為之適得我心譬廟堂之有周禮乎

提而衡之殆未可以輕重論也嗟乎周禮王莽安石不
善用之致亂天下茲籍苟隱逸之士竊得一二便足千
古無復擾亂之害殆其重于周禮歟予尚欲以臨池之
筆硯揮手之絲桐補籍所未備用方周官之考工記田
叔亦許吾否 曩在京師以無用莫逆者

元立田叔共予三人元立與予日事禪悅而田叔詆諧
多野趣野趣寔助禪悅也固無所不悅何況野趣宜
其莫逆也自元立遷化後予獨往獨來于山中恒憶田
叔不知作何狀偶一日見山林經濟籍猶然笑曰老子

明文海 卷三百二
于此興復不淺而泉石之膏肓深矣然其膏肓易瘳如
維摩卧疾示跡覺頑耳覽是籍者若謂田叔性命在是
便在痴人前說夢須從逐款下索一轉語始得

同善會序 高攀龍

錢啟新先生倡同善會于昆陵其會歲以序舉會者人
有所捐聚而儲之見有隱于中者施之于是無告之人
寒者得衣飢者得食病者得為死者得權同會者人
得為善吾邑陳子志行聞之欣然曰夫學豈託之空言
將見之行事此其為行事之寔乎而問于攀龍曰吾知

如是之謂為善也子為吾言善所從來余曰噫大哉子
之問也夫善仁而已夫仁人而已夫人合天下言之也
合天下言人猶之乎合四縣言身吾于身有尺寸之膚
刀斧剗割而木然不知者乎吾于天下有一人顛連困
若見之而木然不動于中者乎故善者仁而已矣仁者
愛人而已矣志行曰君子欲萬物各得其所而不能使
萬物必得其所博施濟眾堯舜猶病如力之不及何曰
務博者求諸人仁者取諸己取諸己者力所及也吾取
諸力之所及天下人各取諸力之所及何人何我何大

何小何窮何達施不亦博乎濟不亦衆乎志行曰聞善者必福有不然者何也曰凡吾為德于人非期人之報也又非施于人所不報而期天之報也求福為善故為善無福志行曰人知善之必福猶弗為善必欲其無為而為執途之人責以聖賢之道子曰噫是不知不為善之不可尔于吾之身刀斧剗割而木然者必死人也于天下顛連困苦而木然者其死一也然則吾之為善如渴而飲飢而食飲食亦望報即志行曰善者固無福與曰道二仁不仁而已仁生道也不仁死道也天下之禍

萬有不同皆死道也天下之福萬有不同皆生道也仁則生善則福猶形影然有為之心非仁無為之善即福也志行曰善吾今乃知大身是謂同善

呂氏合譜序

高攀龍

呂氏之族最貴盛自昔多賢者所祿有虞封姜姓于莒後宥州從呂為太公望以來者避哉邈矣其居吳中則自東萊公好問扈駕而南有欽咨者居常熟之沙溪辨沙溪呂氏有師顏者元末避兵無錫之奚山辨奚山呂氏兩地各譜其所從來子孫亦各世守之萬厯間奚山

之老與沙溪之老遇逆旅中相問皆曰呂也問所從皆曰某于是皆拜曰噫嘻族也歸而各持其譜券皆拜曰信族也奚山之老乃合兩譜一之曰呂氏合譜而問序于余曰不亦善乎當其在逆旅中一途之人耳問而知其為族樂可知也况于五服之親散而之四方一旦交臂得之樂當何如乎于同氣之親無故而庚氣相加遺悻悻若仇讐然一旦草心相交樂當何如乎夫天之生物也一本人物之生久矣方以地殊地以氏別遂各為城府為町畦為弋矛設遯于百世絕代之工其為吾之宗耶非耶不可知也是故譜不可以已也博而求之非吾譜者且不可知况麗于吾之譜敢弗愛與約而求之屢吾譜者去途之人遠笑况于吾同服同宮同氣之親敢弗愛與是故譜不可已也雖然于吾之身亦有譜吾之所以為吾放而之四方久矣其為奚山也沙溪也不可知矣學焉而求之一旦遇于逆旅相視而笑曰噫嘻我也樂又當何如哉夫吾之譜明則天壤之間民吾胞物吾與無弗受也况于譜者乎

尋常事序 趙南星

西韓生泛涉群書得中山狼傳及公伯寮告季孫語雙
傳見天逸子而告之曰異哉宇宙內誠無所不有天
逸子曰此皆尋常事耳惟中山狼較異彼公伯寮之慙
子路固欲橫分于市何所不可言古今之毀人者大都
信心而造隨口而言繇亡是之所傳指子虛以為證惟
恐詞鋒之不銘公伯寮未足為惜也修辭君愚弄一老
娼令之尽呈其醜以資嗚嚙彼婦人也故死賤無恥何
足愚弄世之貴人恣意妄行群小迎合其意以餘氣為
異香使貴人之意興愈軼而無所不為以至一敗塗地

為天下觀笑皆獲亡之類也故三事中惟中山狼較異
然亦無甚異者惟東郭先生可异耳夫狼以人為甘餌
中山狼所食人當不少矣一旦為趙簡子所驅將得之
而寢其皮僅足以償一人而東郭先生乃命處囊以活
之此逆天之律其人可殺也狼固食人其出囊時餒矣
舍東郭將誰食乎杖藜老子為之殺狼而救之意者
郭有他陰德可不死其救狼之事則諄甚矣且東郭先
生以救狼而欲其不食已耶昔越王勾踐為吳所虜栖
于會稽身養馬妻洒掃寄命虎口之中文種與范蠡

計令之得脫卒滅吳報會稽之恥可謂有德于越王而越王竟殺文種非范蠡乘扁舟去則亦傳及其腹矣夫越王再為越王則越王也忘其為吳虜也彼在吳不得脫至為吳王嘗糞口不勝臭命群臣皆食箠以亂其氣此不復記憶矣所謂大恩難報不如殺之且驅狼之趙簡子微時常賴實鳴犢舜華而後從政及其得志遂殺之然則越王狼也趙簡子亦狼也天下之人大半皆狼也故中山狼之事亦尋常事耳于是西韓生刻之挹震閣即以尋常事為名而書余言于簡端

史太常三疏

趙南星

余已丑為選部員外史際明為給事中未相識也余有所不平于時事上疏言四事侵一二要人為李泰蒙給事所糾參際明疎救之而其僚王公繼光萬公自約比部吳公正志皆有疏其時吳江申公為首相余幸見容遂稱歸際明亦去比其抵家而後以書往來壬辰余出為考功際明亦入省垣乃相覲面新建相惡余之不附已也條陳紀綱固是其所謂紀綱繇寧夏叛卒而及于六部之長惟司官是聽宜重繩之其所謂固是則言

明文海 卷三十二 三
會推大臣宜令九卿科道各舉所知送之吏部類奏取
自上裁余愛其疏駁之以為會推乃爵人于朝之義官
至大臣敷歷已久才品已定會推之時九卿科道俱在
如有不當自宜面相爭引何必類奏也際明亦上疏曰
如輔臣之言則始以一部之權分而散之于諸司究也
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于禁密聽自上裁旨由閣票內
托上意外諉廷推誰執其咎際明之疏余未與聞而新
建益怒謂余指授為之自是每見余面如施朱氣如鼓
索知其必不免矣時太倉蘭谿同在政府明年癸巳余

領京察之役又不當于三公之意際明戒其僚曰自今
臺省有言涉京察者考功必反譴矣而劉啟南公偶涉
之三公遂擬旨以專權結党太宰餘姚孫公罰俸三月
去余以削籍際明陞吏科都給事杜門上疏言閣臣以
考功為結党則臣即其党不得獨留若以党罪臣則置
之重辟投之要荒亦所甘心倘或察臣愚戇憫臣多病
容臣回籍調理疏上即放歸久之陞太常少卿以守制
歸十七年而復起以疏救劉貞一侍御降兩浙運判際
明之在省垣其所言如科場之行私言路之阻塞皆因

明文海 卷三十一 三
家之大事非徒以搏擊立名而其文皆合經義通國
辭至太倉建三王並封之議際明撰條議上之設為問答
援據古今至精至當其有功于社稷綱常甚大豈可
謂誠臣碩彥哉余之殘為不知際明何所謬聽取之
未識之先再為弃官以明其無罪余何足以承之人之一
生知己甚難余哀賤無能為報也已矣聊刻其疏附
以余二疏見事之顛末庶天下後世知際明之精忠高
義云尔際明名孟麟際明其字也別號玉地宜興人癸
未進士

趙仲一先生政事錄序 趙南星

余夙不自揆欲以濟世為事隨牒汝南往上沮培于時
多感慨不平之氣既而入朝遂得罪而歸其為不平蓋
甚丙辰冬心火為病冥上晦上載坐載卧如此者一年
有三月猛氣雄心都尽神明來居稍上有悟乃知數即
道也人即天也執道而遺數尊天而輕人是余之罪也
夫是余之罪也夫在易乾上九亢龍有悔孔子曰亢之
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正也者道也進退存亡者數

也古之君子知守正而不知進退存亡者甚衆有識者
諫于名教而莫敢非也其人率多賈禍擬患或以鬱伊
餽結天其天年于世無毫髮之益而惟得君子之名殊
非上天生賢之意故曰尽忠甚易得宜寔難此其列之
所以不沒也楊子雲自謂知易而仕于亂朝擊論求容
竟亦不免其知進退存亡而失其正者乎則不若其不
知也知之者其惟遯乎地變為山上侵于天陰柔浸長
陽剛畏避故名為遯初六以遯尾取厲九四以好遯為
君子吉好遯有不可非聖人也然寧過而遯猶為不

失其正耳好進則為小人矣余所謂遯尾厲者也不往
何灾今而後庶其免矣于是感慨之氣漸平病亦尋愈
遂閉門獨坐不復為文而真寧趙仲一先生使人以其
所為滕縣政事錄來屬余為序余未見仲一而仲一剛
方廣介滕縣之治行于天下寡二天下莫不聞其在銓
署時有友人言仲一亦齒及余曰曷能無一言且余輩
之思亦欲因仲一以告天下後世之同志也大都仲一
視名節重于性命而視天下若同室視蒼生皆赤子
其為滕縣至即日夕討民間之利害而興除之其所興

明文海 卷三十二 三
除皆先其至艱至大人之所縮朒不敢任者而毅然當
之如均田墾荒之類愚民難與慮始或曰讓也為而不
不為沮也彊禦惡其害已或歎曰誓也為而不為怵也
竟能除已往百世之害而興方來無窮之利至其救荒
所全活民命贖民間所鬻妻子女招糶流移以億萬數
在滕六年而手錄其政事凡十又七冊此其間有一息
之自暇自逸則何能措注若此之多有一毫之苟且為
文具則何能久而不忘有一事之亂敵徇私則何可筆
之于書令天下之賢士大夫見也余于是乃知仲一非

徒剛方廉介而已蓋真能以天下為己任而力足以勝
之者也及仲一入銓署遂欲進賢退不肖以救天下之
民舉朝悉起而噪之以為極貪極惡甚于四兇當此時
吳公仁度為考功極力為仲一振理而不能得遂與之
俱去蓋為邑不過小民之事即有貴人害之小民多而
貴人少故民心得則名譽彰銓部之職在進賢退不肖
天下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推賢者少而不肖者多
其誰能容之或謂以仲一之才品胆力何不耦俗從凡
逶迤以行其志而乃皎然明污自令不容然則將毀廣

明文海
馮趙權倖而可乎否則必無賄調之術仲一之失亦在
乎不早遜耳孔子溫良恭儉讓而宋桓司馬董猶欲
殺之其他譏毀之者甚衆還軫諸侯竟不得施用晚而喜
易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至是而知進退存
亡之數必不可逃亂之未極必不能反諸正也孔子猶
然而况他人乎夫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仲一去曠
亡之人且世也俎豆之入朝而士大夫共奪其官而予
之以名史書無不載之理仲一之聞于後世也豈待予
言哉

書趙夢白尺牘卷後

鄧觀光

趙夢白磊落振奇人也豪邁跌宕高視一世為吏部郎
以上書忤當路謝病歸再起司內計以執法忤當路罷
為民其人一絕所為詩古文詞不主故常間出警語奇
峭險峻有峨眉天半之致其文二絕書法出入元常逸
少間而姿態橫溢而臨池之業三絕屠長卿嘗贈書問
余夢白眼中小須弥震旦好詆訶先輩文字李何王李
至無容足處其餘么麼數子無足煩齒牙今復尔否此
長卿云然今尺牘盈帙可畧得其概又牘中有云得夢

白等之譽乃足為譽得其子甲之毀亦足為譽蓋其
高自標致如此

明文海卷三百三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九十四

雜序

書太行山語示陳山人 袁宏道

陳山人嗜山水者也或曰山人非能嗜者也古之嗜山
水者煙嵐與居鹿豕與遊衣女蘿而啖芝朮今山人之
跡什九市廛其于名勝寓目而已非真能嗜者也余曰
不然善琴者不絃善飲者不醉善知山水者不岩棲而

明文海 卷三十三
谷飲孔子曰知者樂水必溪澗而後知是鳧鷖皆哲士也又曰仁者樂山必巒壑而後仁是猿猴皆至德也唯于胸中之浩々與其至氣之突兀足與山水敵故相遇則深相得縱終身不遇而精神未嘗不往來也是之謂真嗜也若山人是已昔有書生携一僕入太行山僕見道上碑字誤讀曰太形山書生笑曰杭也非形也僕固爭久之曰曰前途遇識者請質之負者罰一貫錢行數里見一學究授童子書、生曰進問且告以故學究曰太形是僕大叫咲乞所負錢書生不得已與之然終不

釋既別去數十步復返謂學究曰向為公解事者何錯謬如是學究曰寧可負使公失一貫錢教他俗子終身不識太行山此語極有會想山人讀至此當捧腹一笑也

花雪賦引 表中道

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還有作始其變也皆若有氣行乎其間創為變者與受變者皆不及知是故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于俚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以法律救性情

明文海 卷三十三
之窮法律之持無所不束其勢必互同而趨浮趨于浮
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以性情救法律之窮夫昔之
繁蕪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竊又將有主性情者救
之矣此必變之勢也變之必自楚人始季周之詩變于
屈子三唐之詩變于杜陵皆楚人也夫楚人者才情未
必勝于吳越而膽勝之當其變也相沿已久而忽自我
鼎革非世間毀譽是非所不能震撼者烏能勝之湘中
周伯孔詩文抒自性靈清新有致近以花雪賦示余、
嘆曰湘水澄碧赤岬若霞石子若檇蒲此騷材所從出

也其中字靈毓秀宜有慧人生焉其人皆能不守故常
而獨出新机者有首為變者出則不憚世之毀譽是非
而褰裳從之矣伯孔其一也伯孔所作賦秀潤淹雅多
出新意不同世匠予少時亦喜作賦然每成輒自慚慙
不敢出其不如伯孔遠甚中年欲作兩京賦以揚厲本
朝之盛竟為舉子業奪去今漸老矣此願終歸荒廢謹
以本朝第一闕典付之伯孔伯孔其努力成之守其必
不可變者而變其可變者毋捨法毋役法為奇毋徒朝
咏花雪作不磊落事可也

書唐醫冊 袁中道

予少時失意好遊南走吳越北走九邊以少洩其雄心而所之必挾一醫以俱唐生其一也唐生江右人以醫遊楚公安出則隨予遊歸則隱里中從兩叔飲予罷遊多里居常語兩叔唐生從遊有大快事三中郎與予入都取道宛洛天日清和皆舍輿而騎先入傳舍而令唐生代居輿中未至城十餘里郵吏拜迎唐生錯愕不知所為鼓吹大沸呵殿聲甚厲蜂擁而入傳舍唐生下輿殊有驕色此其一快事也梅客生開府雲中予往客置

酒桑乾河大合樂是日材官悉裝甲光耀日行酒者皆萬戶而唐生與席醉後走馬平原偏裨圍繞一簇如紅雲客生與予馬上飛鳴鏑箭如叫鷓而唐生亦以一騎隨其後此其二快事也寓都門有新安賈人治酒教坊予以他事不終席而賈人已先予金留唐生代飲画閣朱欄綠窻繡榻皆綈錦香清一室入暮兩小鬟供事為除冠服幘已敝內着木棉大布襦行滕如梯小鬟皆匿笑唐生亦自笑不止夫此地非冶俠不到而唐生亦得闌入若樵夫之遇毛女漁郎之見仙媛此其三快事也

諸叔聞予言皆大笑每酒間輒以謔唐生唐生亦甚自得予後遊念生已老不復俱丁未予自漁洋歸入村中稠人中不見唐生以問兩叔曰唐生逝矣訊其鄉之族人則曰來時已斷水漿累日今逝去或數月矣予泣曰傷哉唐生頻年從予奔走與予取一第沾升斗之潤而今竟已矣後當為撫其遺孤不令凍餒又三年辛亥再入村舟泊輞湖岸天微雨晝色慘淡釜鬣鱗鱗見一人持蓋入予舟視之則唐生也予大駭曰此必鬼也豈故人之魂聞予至而來有所托耶抑所謂三尸者假人面貌來播弄予耶私念鬼畏唾其面唐生曰公少好調弄人今老大尚尔耶予曰公殆非昔日同遊唐生也余前年至此問兩叔及公之族人皆曰逝久矣此非鬼而何唐生曰信乎其逝矣然予幾逝而復生者也正相持辨論而兩叔來舟中大笑道其再生事予之疑始釋復以酒之改故衣贈之出囊中金為市棺時唐生將歸吳帽中取伯修中郎所書詩文一冊雨溜煙痕堆積幾不可辨且云與公相與最久都不得一字每乞則曰徐之再徐之唐生入土矣予曰徐之公壽未也公醫術按古

貌來播弄予耶私念鬼畏唾其面唐生曰公少好調弄人今老大尚尔耶予曰公殆非昔日同遊唐生也余前年至此問兩叔及公之族人皆曰逝久矣此非鬼而何唐生曰信乎其逝矣然予幾逝而復生者也正相持辨論而兩叔來舟中大笑道其再生事予之疑始釋復以酒之改故衣贈之出囊中金為市棺時唐生將歸吳帽中取伯修中郎所書詩文一冊雨溜煙痕堆積幾不可辨且云與公相與最久都不得一字每乞則曰徐之再徐之唐生入土矣予曰徐之公壽未也公醫術按古

明文海 卷三百三 五
方雖未必活人決不殺人是宜壽家雖貧而胸中洒然
無一事神明酣適是宜壽凡物類如猿如雀皆數千百
年公瘦骨稜々圓目銳喙通身皆毛大類猴也是亦宜
壽予今且隱里中築湖上艸堂公明歲必來當為公作
生傳唐生曰老人風燈也姑為一言使後世知有唐生
足矣予遂援筆次其語以付之而并訂來年聚首之約
其中多譔笑之語大都車過三步腸痛勿怪意也

卧游清福編叙 陳繼儒

俞使君宰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蘇絃歌之暇手纂卧

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余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付之
冠劍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寔否々
夫王公大人之遊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駐蹕問俗
褰帷小有未清則兵丁曹伍腰鑣負錡而前導之能使
目與足兩無恨而後止若蓬翟逸民不過三尺筇與一
鞞屐尔歷覽幾何而辱之曰游則不得不退尋紙上之
陳跡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于空青鈍
碧之間以稍自寬云尔則卧游編者冠劍車騎貴人可
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游之難我知之矣巨靈

五丁洗鑿之地半出于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
電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游猿巖虎窟蛟穴鼉官
與夫族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鳩鷓啼非有胆智者不
能游棧腐梯殘葛枯蘿脆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
不能游寒暑載途变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拄非精
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游諸游具矣而糾于俗務頓于
老病左于非時甚則與畫者才畫者山川之秀亦
盡而遊不必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游之難也非游
之難也難于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住陵谷

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即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
何況山川又何况游者嘗試訪古今游客姓氏于仆碑
斷礎中野艸夕陽冥々漠々而幸有一二記游尚在則
昔人酒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
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與巢公一
巢壺公一壺共縮而游之凡上比之王元仲舉烟為信
韓昌黎慟哭絕書詎為勞逸哉是編也無問隱君子與
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書弇園八記後 張燮

古今述作之富未有如王司寇者非惟篇什宏多世間
有二字粘帶都被弇州用盡天下才共一石公可謂得
其八斗矣年少諸作體大思深備極雕摩字無虛發然
微費於嚴晚去机漸調而氣漸充若探囊倒出在有意
無意之境然微流率易究竟終是大家並時諸俊雖稱
比肩其間相隔容可數人而公兄事濟南弟畜宗徐數
子存沒無間壯老不渝至于倒屣後彥借羽長裾苟自
載一枝自通一語悉歸含宏嘉與剪拂此其氣誼又不
獨以文章著矣尔日人士扳依轉相效慕如林宗巾角

謝傳鼻音曾未幾何墓木甫拱异同蜂至夫人各有融
必欲自舍其面目以効西子之顰此如龜茲王奪車騎
服色稱漢外孫馬非馬而驢非驢也抑才不逮作而甘
為季緒之詆訶不幾夜郎王問漢何如我大哉嗟予濬
發巧心受唾拙目亦陸士衡之同慨矣弇山園是此公
一生受用得力之地弇園八記亦此公受用得意之文
每一披閱恍對三十車書主人談建章之千門萬戶歷
歷可指然堂構未改而陵谷已更數十畝宮僅同市門
之酒肆豈不冤耶公曾以所蓄書画彝鼎及所著集名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為九友而又自言曰筆墨天之所縱我者滾、不竭酒
天之所以酬筆墨者飛白不醒亦足以老矣一旦悉舍
之而事空王一瓢一褐一團焦束身九友之去為何人
主不復問也公故達者不至如李贊皇之拘、然或滋
悔失策為愚公非一事矣

叙謔菴悔謔抄 倪元璐

此為王季重觀察滑稽書作也去此已二十五年
門人簡呈不覺失笑謔菴所謔即是此耳奪數語
識之

謔菴之謔似俳似史其中于人忍醜忍醜醉其諧而飲
其毒嶽、者折角氣墮期、者彎弓計窮于是笑撤為
嗔、積為釁此謔菴所謂禍之胎而悔尔雖然謔菴既
悔謔禍將定須莊語乞福夫向所流傳按義選辭摘葩
敲韻要是謔菴所謂莊語者矣而其中于人不變其顏
則透其汗莫不家題影因入號衙官南榮弃書居苗焚
硯暑賦不出靈光罷吟在余尹邢尤嗟瑜亮蜂螫之怨
着体即知遂有性火上騰妬河四决德祖可殺譚峭宜
沉皮乎危哉亦謔菴之禍机矣謔菴不悔莊而悔謔則

何也且夫致有詎而非謾也不可以刃殺士而詭之桃以殺之不可以經斷獄而引非經之經以斷之春秋斬然嚴史而造語尖寒有如盜竊公孫天王狩毛伯來求之類研文練字已極針錐正以春秋一書使宣尼騰子輔頰豈容後世復有淳于隱語東方雄辨者乎史遷序贊滑稽其發言乃曰易以神化春秋道義是其意欲使滑稽諸人宗祀孔子耳滑稽之道無端似神化有激似義神化與義惟詭菴之詭皆有之詭菴史才其心豈不曰世多錯事春秋亡而史記作吾詭也子哉如此即宜

公稱竊取正告吾徒而書既國門逢人道悔是則詭菴詭矣孔子曰罪我者其惟春秋子斯言也詭也

西湖觀序 陳仁錫

十六年不到西湖相對惘然如何下一語聞諸杭有西湖如人有眉目余曰不然金吾之鑰捷近鳴榔薛孤山雲曉鬢零亂謝若耶鏡晚粧落寞湖上之意往々從他郡客旁湖濱聊得之是此邦人眉目也以他郡眉目代之又不然參寥六一斷橋孤嶼昔賢所陳尊土苴升芻狗于蠹簡殘篇斷碑荒塚之餘欣然跡古人而摹其句

以此一副真眉目空留西湖雖然忠武肅而悲宋宮慟
忠武而泣忠肅郡史為政遊客何知夫、夢寐之中亦
可作氣而吊其故宮以相慨慷固哉遠于遊矣吾尊一
人以領湖山曰林處士白與蘓吏于杭而營西湖自其
職西湖不借二公重若以留連堤畔解俗吏朝二公又
不借西湖重以今古兩不相借之景中之人強置風雨
晦明之間且吏治褊鄴侯文正忠定無少讓宜往來湖
上稱伯否就以詩論西子比西湖雨可晴可西子可西
湖可使其可雨之可、晴之可無异指西湖而比之曰

西子也其不村殺西湖者幾希雖然不許處士以一丘
一壑占又不許後之為處士者占處士之一丘一壑也
何也山巋然而峙水淵然而流則神卻立不視崖缺石
斷雨驟風來悄然而思非其故也孰知造物者顯此幻
相苛于弃燼若人了是則處士諸公皆殘雲剩霞點綴
眉目者耳茲來也無相逆無相笑每以月白風清笑湖
濱寂寞且笑十六年何事不一到西湖相笑已乎哉夫
以相笑為相得也所得者乱雲孤燈漠、平湖而已矣
此西湖之糟粕也夫

題峴山逸老會張維樞

峴山者舊顯山也郡諸山三面迤委赴城其城南則峴山三里而近由郡前具樓舡挈數櫂即可直躋山下升視四望南列道場北盤井蒼東北見雉堞如齒萬家之灶如炊烟山故枕碧浪湖餘不前溪二水從西南來滌洞數百里當山而溥漚為一區練光可鑿有石類小舟獨砥中流石頂一塔巋然若文華高騫直標浮王之致蓋一跣屐升視而山光水色樹響漁歌可不離襟帶而得之亦勝地也余以庚戌孟夏拜吳興符適鄭直指駐

部冠蓋往來若織峴山一席地幾成郵傳而僅為庖夫輿人鼓刀息斲之在俗哉太守不能增山靈重反混之垢耶及閱楊升菴集見所跋劉南坦峴山圖云地則杭稻交疇里寔桑榆蔭道春遊秋豫潮往汐來山堂仍襲峴首叔子之名畫圖工摹天目王孫之舊環誦教語不覓心開而目明也曰稽近事原有春秋二集其供費出自郡例延荐紳之中耆碩者一人為主而間被公冗所奪時奉時廢余念秋期屆矣即送社簿及供費請姚承菴主社及期余率五僚二令郡縣諸李博應社時在

里諸先生若李臨川朱海瀛錢繼修沈太垣章衡陽費
臺簡沈何山唐存憶溫員嶠朱襟江王洪涯蔡沈諸封
翁操輕舸至者計二十餘位分賓主東西坐定茗數杯
肴蔬數盤酒數行帷幔不施絲竹不奏儵然于雲烟杳
靄岩樹陰翳之下不酣醉而適已徙倚空亭中訪政賦
所急孝子貞婦高士寒生所宜揚宜賑筆之簿筆既竟
曰隨意散行揖數名守祠下咏柳惲之白蘋摩左相之
石尊想蘇東坡孫莘老之題墨妙觀荷花遺韻又不
覺爽然自失翻々然而思景行也夫峴山以前數守而

重峴山逸老之圖以南坦六七公春秋遊記而著是寧
獨若叔子之登峴悲傷與王孫之空憶芳艸者今山水
清淡秔稻桑榆之交蔭依然也諸先生功業文藻出而
經國入而映帶壇社比南坦六七公時氣象固益王也
余輩愧未能踵前賢後塵然使百年後知余輩得與諸
先生登臨於此則茲會亦安可少耶于是臨涯相別而
漫題數言于舟中

題桃源索隱冊

六則

蔣德璟

今人未必不勝古也善卷辭舜天下逃之枉山至今武

陵人知有枉山與善卷漁郎逢桃花林、盡水源便得一山至今不知山何名漁郎何姓也漁郎賢于善卷矣或曰漁郎黃道真也然乎山再尋迷不得路則以桃花源名山又非也此索隱之所為作也倘必以緣蘿為門花源為庭穿石為堂粵沙蘿新湘為亭榭而水心為後戶則安知高靈金雀焦林大蠟諸洞之非漁郎之所入而為此斤之也袁石公桃花源注自是一幅輞川迺謁公又重開生面矣

山水之隱顯皆時為之而仙與人各爭其半仙欲使之隱人不能顯人欲使之顯仙亦不能隱也以謝永嘉伐山搜勝力無所不窮顧咫尺不知有雁蕩而張邈遇扇笠小憇乃能知武當之必顯何哉桃源前得漁郎後得褐公自是山候當顯第未知葉少蘊所稱山無雜禽惟二鳥來往尚似晉宋時否

真詰言諸洞天各有日月忽然起滅不繇穴竇虛室之內石堦曲出高真上下亦不繇五門然自余所至武夷羅浮匡廬麻姑支硎句曲嶧山諸勝向稱翳密近多展露將貞白所謂時移事異不復可准耶肉人喁、耳有

異人者以雲海為胃以芝朮為糧以排闥闔扶鴻濛為氣而其足目與手又皆足以赴之即神仙亦引讓焉于是天地之奇始畢吐

武陵有桃源余溫陵亦有清源兩源差可耦然褐公能于桃花源深處得許奇異其言語妙天下而余不能于清源西洞天外更有開闢余愧矣

二酉為穆王藏書處亦曰秦人藏書處意秦焚書時避秦者挾書偕隱且為藏之名山勝孔壁汲冢遠矣褐公曰秦焚書楚抹焚人知罪秦不知功楚此誠篤論而相

傳昔有樵入石室取書出皆應手灰滅然則孔壁汲冢又何以能獨存也禹登宛委得金簡玉字知水泉之脉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同又能識龍威丈人洞庭禹書兩聖人有書癖亦有書緣惜樵夫非其人耳王烈得抱犢山石室書兩卷僅諳數字以示叔夜盡知之及將叔夜往顧失其處叔夜無書緣樵夫無書癖恨不使褐公與余見之

趙季仁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崔林曰盡則安能第身到處莫

放過耳大約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識趣之高下而
 吳立夫則謂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奇山水未必能
 文則夫世之讀盡書者盡山水而不能文者比也惟
 有禡公之文始有桃源之山水始可讀秦人二酉之書
 八公山樵蔣德璟題

陶詩
 卷三百三
 目錄

題手書陶詩冊子後
 婁堅

陶詩所以妙絕古今正在胸中超然非聞道者決不能
 為此語也區區以文字求之抑末矣如唐世詩人最多
 獨推李杜豈止才力豪健凌跨一代而已蓋二公之所
 自負讀其詩可以想見馬唐以詩取士其較量工拙直

放過耳大約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識趣之高下而
吳立夫則謂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奇山水未必能
文則夫世之讀盡書者盡山水而不能文者比也惟
有禡公之文始有桃源之山水始可讀秦人二酉之書
八公山樵蔣德璟題

明文海卷三百四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九十五

雜序

題手書陶詩冊子後 婁堅

陶詩所以妙絕古今正在胸中超然非聞道者決不能
為此語也區區以文字求之抑末矣如唐世詩人最多
獨推李杜豈止才力豪健凌跨一代而已蓋二公之所
自負讀其詩可以想見馬唐以詩取士其較量工拙直

在句字之間不復見其人之性情失詩之本來矣世人以詞格論詩正如以形模論書若然則王著當在蘇米之上耶龔石巖方伯致素冊索書為錄陶詩曰題數語以質之

記蘇長公二別號 婁堅

東坡此書古淡道勁雖知好公書者未必能識也予嘗見別本及士大夫家模入石者要當以此本為真正又紙尾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印蓋公自黃還朝既衰而思其丘墓去作此書不遠兩別號殆相繼于元豐元祐

之間也當時如宗室令時從公為潁州倅亦札記及此而南渡後雖馬端臨之博猶以老泉為明允別號至本朝楊升菴其該洽為一代所推亦仍其誤故并識之使覽者有考焉

書平淮彞雅及碑文後題 婁堅

予昔未更名前不記何年為叔美寫柳州平淮彞雅筆雅不足存叔美乃裝為卷綴繭紙其前再以一書曰為作小州錄韓碑文此文典重簡核得大體雖旋什于元和然李義山詩云公之碑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

願書萬本誦萬過口若流沫右手脈而蘇長公亦有干
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之句則公碑之毀不
毀固不足為公文重輕也先友張二丈茂仁每言入蔡
擒元濟皆李愬之功而碑不詳非紀功之体俾後于何
考且失師武臣心非公文之至者予以謂文之繁簡自
有体裁公叙愬功一則曰釋賊將用其筴戰有功又曰
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回天大雪夜半到蔡破其門何嘗
不歸重于愬若加詳則公之序不曰一二臣同乎又不
曰既還秦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乎詩又不云唯天

子明唯斷乃成子且愬之勲名國史有傳家廟有碑何
虞不詳之之此碑非体也昔太史公作史記以屈賈合
傳至班固漢書始具載治安諸疏蓋子長以為不書不
虞其言之無傳也况此碑本為天子平蔡作寧不重專
斷而顧戰功之詳乎若曰帥臣之功由天子之斷也是
宜詳不詳則當時之所以平蔡者不著以是論公斯文
吾又奚暇與之辨哉

題州書杜詩後 婁堅

自唐殷姚選唐詩宋嚴氏以禪為喻至高氏之品彙出

而世漸不識詩之有真皆皮相耳以故于子美之詩且有優劣之論蓋律體之自創絕句之怪奇其入選者希矣如此非獨不知杜且不知漢魏况三百篇哉此猶均屈氏騷也而不無置論于卜居漁父者耳予以為苟出于傑然超然則雖宋與漢唐作者何异若苟以形似而已吾未見其果有合也元微之詩云杜甫天材頗絕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可謂真知之矣而韓昌黎猶有虬蟄之謂則尤高出于其上矣兩窻為李為輿司農作艸書回借以此質之

不知亦有合焉否也

跋蘇長公秋陽松醪二賦 婁堅

信筆作艸書素盡又及于楮覺筆墨氣韻便尔有分非楮不逮素也聞之郡中善裝潢一老人自嘉靖中倭夷入犯後絕無佳紙其言殆不妄今吳俗雖趨于靡工巧或有加于前而絕無注意于紙者可見俗之所驚于文字筆札獨艸不能精諦矣東坡諸賦世人知有前後赤壁皮相者猶或嘗之能言秋陽者有幾矧于松醪耶記公小簡有手書此賦寄人子弟云以發少年妙思又

有書賦後云予與吳傳正為世外之遊將赴中山贈予
張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別始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
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一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賦不減
前作而傳正尚未見乃取李氏澄心堂紙杭州程奕鼠
鬚筆及其所贈易水供堂墨錄本以授其甥歐陽思仲
手使面授傳正直祝深藏之云公之遺跡或尚留人間
或已化為塵土所不可知而斯文之傳固無窮期也予
好公詩文前後所書甚多雖字畫不足珍或託于公文
而俱永然意尤在世人能得之于語言蹊徑之外何必

區々求之字畫哉

手書蘇長公問養生後題

婁堅

竊嘗妄論六經之外文之譚理而達者無如莊子論事
而達者無如國策後之作者能兼撮二書之勝無如蘇
長公自韓昌黎振累代之衰力去浮蔓以為怪奇然其
句琢字鍊猶在虛寔之間至歐陽學韓而益暢之并去
雕刻而務出于平易又一變焉長公後出與歐同出于
用虛而筆力豪橫倏忽變化後有作者無以復變亦無
復能逮矣予既節錄諸家之書又錄公此文以見公之

所謂辭達蓋如此也

書諸家論文簡牘後 婁堅

予自中年後頗知好古讀古人之文知其所以得皆高
雅不同于流俗又證以所聞于長者乃知近世所號為
古文詞直以應俗而已未可言文也凡為此者失不能
識真故耳比因靜之兄致繭紙索書為節畧唐宋諸君
子所以論及于文字者分真行州大小錯出襍錄數條
以應之知靜之必愛其所論不復計予書之工拙耳

為人寫赤壁賦後題 婁堅

東坡此賦予嘗見馮鈞郭填本淳古無沓拖筆蓋得意
書也恨不獲覩真蹟耳未幾或以勒石亦自可喜不逮
摹本遠矣頃有以素卷索書念真者在前欲肖彌遠不
若自為書應之間有自摹倣者記憶在心手適與俱也
此文與世俗异者二字自注者一滄海作浮信是句中
有眼共適作食蓋用釋氏書聲是耳之食色是眼之食
味長不可與適苛也又更字下注平不注則讀者必且
謂意同復字矣以長公雄文意到筆隨何嘗作如此推
敲識此即于讀古文詞庶不舛然非獨此也有好為

高論者其失與此异而其妄尤不可不拈出為狂率之
戒公之謫居豈遂能無動于中傷之徒此賦篇末借水
月發端以暢所欲言固騷人之重日也其誤以赤翼為
赤壁或亦故為錯謬以避諛歟不然以公博洽未應于
平生數過及久羈之地猶未識曹公喪師逃竄處也又
賦乃騷類往、寓近于遠借淺為深此賦卒章正其本
指首援曹困于周終以一毫莫取生有盡長江無窮首
尾相應而近有好為高論者嘗末段為地足立論為
腐迂若然則此賦雖不作可也未知結撰安論文章後

生誤信將墮渺茫誠不可以不辨

舊泉州淳化帖後跋 宋 楙澄

此所為舊泉州也當宋航海石與二王俱沉國初泉州
守見海中每夕浮光募崑崙採出之得石若干閩中好
事復為續貂遂足十卷今聞已入貴人宅中了不可得
而嗣後肖起者雲仍更數十輩矣余嘗疑宣和搆變晉
唐真蹟暨三代金石之文委之虜酋不可勝數而何有
于數石豈當時金人視為滯貨未暇輦之燕中而建康
議和已後宋嘗制留守于汴此石遂得復還禁中耶若

夫航海為計已窮而載與俱浮波浪彼其一旦君臣盡
歿非惟颶風作崇良由所載不嘗故也嗟乎當太宗時
既招致膚敏作元龜御覽廣記文苑諸書矣而復令王
著摸勒閣帖使英賢耗歲月于筆札而忘其羈縻不特
一時帖然陰致二百年承平于墨力也其為計竒矣然
宋以文墨籠天下豪傑而造物亦以文墨愚其子孫自
汴而杭自杭而閩自閩而海骨肉睽違山河失據而獨
與數石周旋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其有宋之謂乎
余往得之外氏經十餘年每往來長安輒携之俱乙巳

秋有僧乞修釋迦前殿願探客囊如洗低回久之遂出
帖作施此中玉石法眼具有定鑒余言惡足為重輕第
將携去時不能割愛湯題數語于後若歸賢主人亟為
削去可也

跋梅江與姊夫書

錢允治

當肅皇帝初蒞宸極會稽沈黃門束上十八事規帝
大震怒廷杖下獄垂十八年莫有救之者迨海忠介疏
上即舉朝譁然救之帝曰沈束上疏無人申救何救瑞
疏之夥特旨赦沈公出之公出而土木形骸儼然囚也

已感疾其妾毛氏未曾識公適當詔獄事故也毛獨守
二十年公屢于獄中傳諭改適而毛不然之公出始事
巾櫛年已四十矣公疾捐館毛哭泣過多病卒以死殉
公此書乃公與姊丈張君者中間委曲不異少壯而毫
素有法得蘭亭筆意又公在獄中搏土為博山為銅鼓
摩拊如銅有聲亦奇且異矣會稽陳右將軍好古博雅
惜公翰墨後人不謹付之脂燭獨此一紙尚存正論毛
妾之事也豈造物愛護之歟裝潢成卷携以示余且丐
題其後敬書所聞如此

明文海卷三百五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侯方域

陽羨齋集序

叙侍御劉公愍災文

江南在禹貢為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惟下，自唐
以來生聚漸蕃人功既施地利斯盡司國計者惟取辦
目前不究其本而操其末故其稅歲益月增固已不勝
其多矣浸淫至于元季上弛下縱兼并之家占田多者

已感疾其妾毛氏未曾識公適當詔獄事故也毛獨守
二十年公屢于獄中傳諭改適而毛不然之公出始事
中櫛年已四十矣公疾捐館毛哭泣過多病卒以死殉
公此書乃公與姊丈張君者中間委曲不異少壯而毫
素有法得蘭亭筆意又公在獄中搏土為博山為銅鼓
摩拊如銅有聲亦奇且異矣會稽陳右將軍好古博雅
惜公翰墨後人不謹付之脂燭獨此一紙尚存正論毛
妾之事也豈造物愛護之歟裝潢成卷携以示余且丐
題其後敬書所聞如此

明文海卷三百五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九十六

序事

叙侍御劉公愍災 史鑑

江南在禹貢為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惟下、自唐
以來生聚漸蕃人功既施地利斯盡司國計者惟取辦
目前不究其本而操其末故其稅歲益月增固已不勝
其多矣浸淫至于元季上弛下縱兼并之家占田多者

明文海

數千頃少者千餘頃皆隸役齊民僭侈不道本朝任法
為治而其徒猶蹈前轍不知自檢往者罹罪則戮其孥
籍其家沒入其田令民佃之皆驗私租以為稅之多寡
在當時惟患其不足不復許其為民之害也且歲漕粟
百數十萬石以給兩京又有加耗和傭草值之費一切
取辦于民率常賦外橫增至相倍蓰然而地之所產不
加于舊吳民竭力以耕盡地而取猶不能供而談者盛
推財賦以相高為淵為藪之言不一而足殊不知吳民
無窮之患正在此也宣宗章皇帝愍民之不堪詔減其

什二三民乃稍得蘇息然較之舊額殊為重矣往時水
旱有司猶知矜恤隨以上聞請免其稅斯固明治體者
之所當然蓋六恤其根本不忍重傷之也成化十有七
年春不雨夏又不雨地坼川涸^燥而疏膏液盡竭後
稍得雨苗之植者勃然以興芄然以茂識者固已憂其
將衰也亡幾何時則向之勃然者^萎芄然者稿及撥其
根視之則已腐矣與之大者則大壞與之小者則小壞
甚至盈坵徧隴蕩無根株人力糞治皆不能救也秋七
月丙戌雨颶風大作拔木發屋八月戊午以往連大雨

常州陽山崩蘇州洞庭東山崩太湖水溢平地深數丈
蕩民廬居九月壬申朔大風雨晝夜如注自此至冬十
二月七日不雨向之禾稼僅存于腐爛之餘者悉漂沒
亡遺矣而有司之欲厲民覬寵者建議以水不為災既
有以足稅餘尚可充民食也由是交相掩覆諱言災矣
百姓陳乞萬端不見聽蓋是時吳江丞有王瑾者倡為
此談而蘇州劉知府瑀信之故人言不獲入也儒生趙
同魯上書言狀則目為辨士以為人游說斥之于是監
察御史劉公魁慨然上疏論之其略曰今天災流行害

禾稼年不順成江南之民大小咸病日瀕于死今不原
其稅而使有司督責以重困之臣懼其死亡畧盡將來
之稅從何而出也且國家之財賦莫盛于江南雖由天
生地長然必資人力始能有成是則人者本也財者末
也夫欲取其末而先絕其本假令盡得以快目前然後
日之計固已索然矣又况未必得乎今民窮財匱相聚
為盜在在而有此亦理勢之必然萬一有狡焉竊發其
間與兵征討為費必多恐不止所逋之稅而已臣待罪
御史為天子耳目之官民之疾苦耳所聞而目所見也

也臣若默而不言是為雍蔽聰明曠廢職司罪孰大焉
伏望陛下上順天道下從人心憫斯民之顛連亡告特
詔有司驗其被災之稅而釋之更加賑恤以全其生則
他日父而子、而孫相率供賦稅應徭役以奉聖朝于
億萬年也豈取足于一時者所可擬論哉疏上天子覽
之詔戶部從其請戶部下郡縣覈寔而劉公以任滿去
矣繼公為治者疑：自守不覆留意民隱由是一時羣
有司堅守前說不變遂欲迫取以寔之乃持其奏不上
征求轉急民不堪命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償民死于

杖下或自殺者不可勝計府猶以為未足嘗攝一縣令
與丞至責其慢令曰非敢慢也民有被其杖至死者丞
曰此是某杖歟令不與也兩人爭者久之令屈府大以
丞為能數稱之自是吏益務刑尚酷矣民謳吟思劉公
不能忘輒相驚曰天子遣劉公來活百姓今至矣則皆
走往視之轉相告語道路成羣至寂不見乃還居數日
復然東人而西其望南人而北其望曰庸知我來明年
大飢人相食米斗至百錢艸根樹膚俱盡久之不復有
人色餓死者滿道路或浮蔽河而下縊林木間者累、

然也是時秀水有楊姓者一日忽在家治湯餅里長來
適見之謂曰年飢此饌不易得也今日當與我共飽此
矣楊曰尔不可食我自度不能幾食此故賣家具為之
尔不可食里長不悟堅欲食之食竟楊舉家以里長亦
以衆始知其先置毒餅中也長洲一人鬻其妻臨別妻
脫所服衫衣其姑曰尔去當須此婦曰彼既妻當衣
我矣姑服此勿辭也其姑服之悲咽投水以婦大慟亦
溺死水中買者與其夫索價夫又自沉死又有鬻妻者
索錢五十文買者疑其少曰吾妻事我二十年今遭

此凶年不忍見其飢且死矣故不須多錢尔其善遇之
毋虐也其人如數與之內二文亞將易之曰不須也足
矣乃往酒家取醉逕赴水中以餘可概見矣郡縣雖行
賑濟之法或者煮粥寺觀中聽人就食然飢者多又為吏
人所侵牟所得亡幾死者猶然是年田不能辟蕪穢彌
望稅不入有司復迫稔者代為之輸於是民愈困矣父
老泣曰劉御史若在吾屬當不至此極也天乎天乎劉
御史今何處也劉御史今何處也淚下不能已者久之
松陵野史曰嗚呼凶年常有也第有甚不甚焉又在當

時為民父母者能援救之尔近世江南之災甚者無如
景泰之甲戌成化之壬辰及今之辛丑甲戌慘矣當是
時楊御史貢力請于朝原其稅壬辰則知蘇州府丘霽
寔任之得從末減故雖災不害民至于今思之辛丑之
災過于壬辰而不減甲戌然民死之多八九十歲老人
以為百年間未嘗有者何也特係乎劉公之言用不用
尔盖彼二公者方在位力能行其志而劉公適丁其將
去之時言而不及行也嗚乎公之心豈有異乎觀其所
陳本末之言又何其詳且明也然民心之思劉公反有

甚于二公譬諸赤子之去慈母罹飢寒者其情必切于
飽煖者也嗚乎仁哉是以究其災害始終之變與夫公
之所以為民之所以思公者著于篇

誅巫序

史鑑

吳江之俗信鬼神人病率不飲藥惟巫言是聽祀神礼
巫之費殆不可勝計富者倒困囊貧者鬻田屋弗惜也
故其巫日肥而民日瘠雖以衣冠之家亦習以為常莫
有悟其非者成化戊戌馮侯朝京師歸知巫之病民也
以為不治則日深乃赫然下令名捕其魁得若干人悉

置于法餘皆逃走出境由是邑中之誑民者戢矣嗚乎
自異端妖妄之說興蚩蚩之氓徂于耳目之習利害交
戰乎其中膠擾其惑也固宜而高明宏博之士乃
亦溺而信之又有口議其非躬蹈其迹甘心而不悔良
由不達乎死生之理不明乎禍福之機而天理卒為人
欲所勝故耳間有守道不惑者羣邪反從而姍笑之致
父不得以慈稱子不得以孝名夫婦不得以義而與也
其在乎民上者或昧而不能知之而不能卹之而不能
行者有矣宜乎其肆行而無所忌憚也斯正孟軻氏所

謂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矣侯之
是舉蓋欲息邪說正人心哀民窮而憫天命其于死生
禍福之說一不經諸心豈不真大丈夫哉諸凡長民者
聞侯之風苟能推而行之則天下生民之困庶幾瘳矣
某成童時嘗聞諸長老言國朝將置衛太倉大為屋以
貯軍儲守期率民財有林推官者獨建議毀郡中淫祠
定之嗣後數十年間惟陳侍御能去學宮之祠非以
禮者此外無聞焉然則豪傑非常之人世何其少也
昔西門豹令鄴能投巫于河以破河北娶婦之說鄴民

至今受其賜而褚先生記之亦得附太史公之後以傳
今侯之視豹其有異乎其無異乎安知吳江之民受賜
不自今日始也但無為記而傳之者耳某故叙其事以
俟有如太史公者焉

陶宅戰歸序

徐渭

往昔松江之寇載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尚千
人據陶宅繞水十數折阻狹橋懸岸伏涼葦以為險會
浙福與南畿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並入時會
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頃間道察虛寔指地形令人

各曉暢乃始逐程逼以進庄者不然之兵刻期入果
敗越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足裸走視
賊巢中望見擁諸兵伏坐屋角上二絳衣者知其州人
也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復以身殿道他道之
敗兵以出其所部七百人無一死者若其再戰之日則
以百餘散走之卒搏勝寇于險以已所乘馬脫兵備副
使悉驅其敗卒使前獨瞑目斷後側頸顧而走引虛弓
射却其所追賊于是兩府始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
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

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冒虛位在下者無寔權此事之所以日敝也予嘗追憶季夏時君獨驅遁賊百人陷臯埠澤中其後府中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觀形勢知其必敗乃策戰守二事州既具復投諸匣中漢曰儒哉懦哉獨無耳目人即往冬王山人挾策叩轅門論柯亭之勝負如指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兒童騃子之見而至瑣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今事且急府中數召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其所聽

于他人者又亦如前也于是每拊髀而嘆乃今得聞君之事又拊而嘆曰吳君固縣尉然官也又數搏戰有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一布衣耳其見棄復何怪吳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入東尉會稽其為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苟取至其提兵時乃反出其有以與士卒故士樂為之死而又多馳射劔槊占星校閱之技數出奇詭之計舍死為士卒先士又益持之戰遂有功然雅好結名士居常策馬馳祿首十數過山人家論時事故山人于其戰歸也謀余言以贈之嗟夫使

明文海 卷之五 九
有善用君者以盡展君之才即封侯何足道哉

白知序 蔡羽

士屈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已知已而不自非情也白之奈何曰表其虛德也豈弟也邂逅而憐恤也君子之愛不之其常親而之其所可親有由焉是故上之人不忘已則愛士之心恒不廣下之情不上達則伸于所知恒不易是故下之患每在于分踈上之患常失之自滿夫九卿之貴視下士階相遠甚然必揀金于沙者謂得天下之材不難于所選而難于所忽也夫千里馬非王者

之常御也然伯樂必請收之者以為良駿不至天廐之所羞也和氏璧非社稷存亡之要也然歷世寶之者以為玉石不辨廟堂之所恥也是故千金之使不發則千里馬不至宝玉犀香之貢不通則大駕明堂之功不成人品之銓衡不定則天下之材豈易各得其用哉古之君子用是虛心忘已再三致意也嘉靖而申濟陽蔡羽守南翰孔自之明年少司馬閔石一峰蘇先生至聞其憐重人材不難于下士也通之以業先生進焉以為士不止業也每旁詢之必欲得其為人或曰何蘇先生

之留意于子有位者固應若是即子曰不廣詢焉得其
人彼將有考焉耳侯生云人固不易知人亦未易也
夫以帝堯之聖與四岳共舉一人不免失之試繇故書
曰惟帝其難之以周公之明且在至親不免過用管叔
秦穆稱知孟明仇以三敗獲顯其賢吾得奉先生一載
而見知亦已幸矣明年丁酉冬仲晦前一日蘇先生車
入于孔目之舍左右牽蓬革負頽垣據繩榻坐定問曰
子與長洲文徵明齊名文之荐由李梧山以林見素為
之徵也何不至子羽曰林公訪士于蘇正以余二人並

舉也或告曰蔡精于舉子方圖來秋發科耳林公遂輟
不言即其春與徵名同貢文為翰林待詔天下之士貢
于廷者千二百人有奇羽得試居首用錄于南國子曰
南司成何人也博陵汝崔公繼者甘泉公耳汝渠云吾
方友子祭酒無荐人責其昉諸子乎疏不及上亟去位
甘泉曰子舉近道講席子為長乎春試諸國子獲首舉
曰子舉子真精其聽子畢志先生曰得今官何時羽曰
前年甲午今渭崖霍先生在天官與冢宰汪公同掌選
方秋比部試居首汪大揚諸老曰是固宜發解圍徹不

明文海 卷三十五 十一
利明年集選于部得預者三百人再試再居首其次得
為知州府判五府都事推官知縣光祿署丞下逮州縣
之佐盡三百人獨虛首曰處以京職于是羽得南京翰
林孔目先生曰吾嘗司選矣不如是也如子之應得其
司廳乎孔目雖清不得階近年士得奇逢恩詔一歲
再至一階之士咸獲貽封子之不預非職是乎予初不
自知但見紛紛之徒巧于承奉善結觀諸有力自忖已
性拙乎是時復自慰及聞貽封之說歎曰人子孰無榮
親之心願紛紛之徒一切至是孔目寂然豈獨無親乎

哉于是乎益信遭逢之有命也然古今是非得失惟借
重名人一論足以伸其鬱結詔乎萬世孔目處寒不自
知其寒猶魚相忘于水也得名卿撫而論之不足自慰
乎春秋之榮辱人繫乎片言伯夷柳下惠不得與當時
之大夫肩得孔孟之論馨香萬世太史公曰顏淵雖好
學得孔子而名益彰故有倉蠅驥尾之喻孔目蒙被喜
言終身馨香矣公告以來月望日將考績羽既辱知遂
白于下吏作白知序

潞州貞烈倡和序 王雲鳳

我國家百四五十一年矣治化浹洽民物繁富海宇熙
干戈不用然文驕武惰上慢下頹罔念人窮惟事貪黷
閭閻之下怨咨相聞于是梟黠之徒呼朋嘯羣竊弄弓
矢自知釜魚延喘糜爛必至大肆淫克以快自前所過
之地公私一空而尤以擄掠婦女為急庸將怯卒迂途
避之凡再踰年厥勢益熾正德六年五月六日自青兗
彰德西上太行至潞州之西火鎮居民走匿山林賊散
兵搜索驅其婦女數百人有趙氏女賊擁至馬上女曰
我良家子死則死誓不受辱則投地如是者三賊見其

美不肯殺脅之以刃女舉止自若罵賊求死賊怒矢落
其一目罵愈厲斷其左臂而死程氏者焦相妻賊牽之
曰從我則生否則死程曰吾有夫寧就死不汝從也遂
仆地不起賊強曳之程仰面背著地曳半里許膚肉綻
裂血流滿道罵賊不從賊殺之袁氏女年十六歲與程
同為賊獲見程死亦不肯行賊好言慰誘之罵而不從
被殺平氏者王川妻賊迫之行見路傍一井謂同行婦
女曰吾志得以遂矣抱幼女投井而死嗟乎近世士大
夫習于柯詛軟熟以詭隨污合為通才一遇秉正守介

之士指為怪异不祥之物靡為成風莫或自振厲閑爽操廉恥衰微邑意窮鄉下邑閨閣弱質乃有知節義為美而挺然各行其志不與眾同若四女者哉是時賊中從來婦女不啻四五百人皆金珠錯落羅綺煒煌揚鞭語笑畧無覷顏所驅數百人者亦俛首莫敢出一語四女平日非有姆傳教訓之素世家薰染之風一旦事起倉卒独能却走于羣趨共赴之時塞耳于飽言甘語之誘閉目于腥刀血鏑之威必求一死之為安非其天資高潔確有定守安能偶尔而為之或以慷慨從容之難

易為議而不察所遇之事勢緩急不同則若王蠋嵇紹諸賢卒然捐生者皆將可貶必如豫讓之屢求殺襄文山之三載留燕然後為貴凡史傳所載拒賊遇害婦女皆不得與老守節之數比矣豈理也哉賊自西火南抵趙城北旋至遼州歷縣十餘自五月六日至六月四日出境未及一月四女之外不從賊而死者尚有二十八人自賊起山東已二年往來三四千里之地全節婦女耳中寥々何三晉婦女之多賢也西火百家之鄉乃有四女之歿何潞州婦女之多賢四女之歿皆卓々可書

而趙女程氏其事尤偉袁女年幼亦能處于死生之際
嗟乎雖大丈夫臨難又何以加之初賊既去州人致仕
宿州吏目仇時濟書其事以授其弟瀋藩儀賓時茂商
于儀賓牛廷瑞宿以德栗廷珮郝宗魯白于部使者而
疏聞焉吾觀今戚畹之家惟以撞鐘伐鼓沉酣歌舞為
務而時茂五君者乃留意于扶名教勵風俗之事其志
趣高遠矣時濟去官家居寔倡首焉潞之士風如此則
其多賢婦女豈無自哉旌命既下五君作詩詠其事聞
者和之積為巨帙將捐俸刻以傳而徵序于予嗟乎四

女之友有關於綱常之大五君之舉寔為國家風化之
助故為書之以待他日史氏之採錄時茂名森廷瑞名
麟以德名政廷珮名瑤宗魯名賢時濟名楫

題柴望義士傳後

張輔

吾鄉郡有義士曰柴宗禮世為錢唐義溪人好修而尚
義與前鄉貢進士括蒼金觀用賓相友善觀因父宦游
于杭就僑寓焉安貧養母，死未克葬而以哀毀終其
妻又繼歿子幼三喪不能舉宗禮毅然以為己責捐家
貲治葬事其力不逮則告助于觀平昔交舊舉三喪葬

于觀之先塋時人咸高其誼前滕縣尹嚴陵吳子立太史括蒼蘇平仲郡博士始豐徐大章咸為傳記以嘉美之其事蓋與蘇長公合衆賻葬進士董傳父子二喪相類而宗禮以一介布衣為之尤難也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厚誣天下哉世固有砥行好義之士特以人微事不甚顯又不得立言君子表著之率泯、無聞予近閱太史公宋先生集得義士三人為其一元都水少監豫章劉彬卿其友國史掾萬生客死于大興妻子貧不能歸葬彬卿子錢二千緡俾奉柩還南昌以葬其

一國初諮議叅軍諸暨王冕北游燕山時方南還聞友人武林盧生客死灤陽唯二女一僮僕、無所依冕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挈諸孤還生家其一太常贊禮郎廬陵杜環其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于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老走金陵尋子之親友求依無過環聞知迎歸家以母事之養十餘年而歿具棺斂殯如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時歲祭其墓凡此三人綽有古風義向微太史公作傳世人亦無自而知之今宗禮之義事既得諸先達紀載而又有子益求諸當代聞人鉅

公之紀述所以發潛德之幽光者連篇累牘他日秉史
筆者必有采焉嗚乎為善無不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
孫今其子車以文孝起家嘗叅議藩政今為職方郎中
駸々通顯蓋未艾也然則天之報施于義士者蓋有在
矣因其微言^并述砥行立名者得附青雲之士必有聞
于後以為世之觀云

至孝獲親詩叙

王格

修竹范子運吉既獲其父之遺骸于武當山中矣于是
我京山人士竒其事相與為歌詩揄道之而題其帙曰

至孝獲親王子乃為造叙曰范子者其先合肥人也高
皇帝初起有白成者從之積功賜爵百戶傳子與進于
戶遣征雲南再進^捕揮遂屯家化子孫家焉自與至范

子六世范子父寅字思敬自稱葫蘆山人少偉茂以能
誦春秋屬文著稱既長補博士弟子員人謂青紫可芥拾
而竟困躓弗偶嘉靖十六年以貢上于典孝使者典學使者
高其第有不相能者以吏給事使者持其短譖之使者弗察
褫士服候肄山人素剛負其能既遭斥辱不勝邑々遂
棄妻子拂衣游楚蜀間數年歸妻趙已悲傷發病歿山

人益恚恨不樂家居徑去不返矣時范子為諸生牽裾止弗獲將棄其業行求之會當道惜其才留竣試事遂以己酉領雲南鄉薦第九人榜既揭范子與一子一僕號呼徒跣迹父所經至荊州乃減更前到闕下初范子未舉也今致仕大司寇容菴應公撫滇所以獎拔之甚厚及相見京師館之別室因其失妻許以女嫁之范子以父故諾而未赴癸丑春范子益悲思不自勝乃刺木述事本末摹紙且數萬仍剪尺帛書如刺語背揭之南下所至輒以刺紙張衢要見者鮮不酸鼻爰抵我

承天從父東泉先生適以乙科署我京山諭范子曰覲焉我京山人士素慕范子風節持刺謁門下者踵相接也范子與交禮語及父事輒潛然噤不能出声于是京山士大夫尤痛憫之居頃范子將東訪父于黃雀岳陽二樓之間會東泉先生以職事入承、人陳生者方外也士也為言山人之事極悉蓋山人初去荆則經承舍于陳者旬餘因教陳以鍊氣術已而別去登武當剪髮習靜于榔梅樹底與鍊師數輩相狎后陳以礼神至其地猶見之牽手相問勞比再往訊之則卒矣藁葬樹側范

子聞之大慟冒溽暑走承連日夜不休遂與陳偕發細
踪之良是至其處啟遺骨范子鍊膚血漉之殊滲于是
發喪成禮而亞司空石涇陸公方有事其地聞而哀之
為營祠碣范子則負其父歸葬蒙化有日矣嗚乎人之
情孰有切于父子者乎宋朱壽昌我明唐士明之事古
今所憐而蘇子瞻宋景濂咸慎許可者道之嘖々不置
范子其奈何不幸而復有此遭耶夫山人本以豪士橫
被口語發憤遁走數萬里視棄其家如脫屣豈誠狎狂
違乖龍蛇之義者彼其所取必有超絕衆庶而欲與周

殍湘纍並迹耳斯不謂蟬蛻囂埃能遂其高逸也哉然
宇宙之大音耗隔絕范子哀訪積歲久而弥切精誠之
極遂有此遇非至孝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何緣致之余
又觀山人之迹得自我承有如東泉先生不官茲土則
范子縱道偶出亦不過信宿旅寓如它閔城耳烏能從
容纖悉若是乎故余謂范子之獲此也蓋東泉之力多
而東泉之能為北道主人其陰有相之者矣至乃陳生
寔郢產與東泉叔侄素無分誼亦能周旋旬月卒成厥
美較世之淺薄秦越目人者烏可並論哉即是而山人

之能涇渭人物不苟識又足稽矣余不佞輒書其概為
諸君倡其辭雖蕪其事則核范子固彥俊行且濟甲科
都撫仕所以顯揚其親者未涯則是事在國史將亦特
書而余之說庸詎知不為傳信之一助乎

贈劉初泉覈田平賦序

何遷

初泉劉公治寧國數月下覈田平賦之令又逾月而六
邑之民各以其令還而報功焉其時嘉靖癸未春也始
劉公來治寧國也田賦政不均官田賦重又價渺也民
田大異是已而民者利避官輒以為售而入于民諸所

遺賦則官而貧者籍之而脫漏代書之弊起焉于是貧
富益異苛訟獄繁與流亡日增睦讓之俗不行于鄉閭
吏其土者蓋蒸々然極矣劉公至問民所疾苦輒感然
慨嘆之焉當是時覈田平賦之令下在諸郡且膠々詎
也于是劉公諭六邑各以其父老來曰吾欲為尔起百
世之利吾欲使尔貧者與徙者還奸者不得逞為尔復
其俗使睦讓也則如何衆匍伏前應曰諾劉公于是上
其事諸台諸台咸是之乃下令曰吾欲尔民若士夫擇
其人任之都者里幾人司年司書司弓司計凡幾人吾

又欲尔自寔其田記之木年者書者弓者計者第覈而歸之事相稽衆不相謀也則如何衆皆應曰諾又下令曰山汙異壤湮闕異勢吾欲縮山之盈瘠汙之常取闕之餘足湮之舊田增而賦不益則如何衆皆應曰諾又不令曰覈田不平賦曩其脫漏代輸而遺之來非計也彼稱官賦重是已然民有徭也賦不稱是乎且賦定而徭方殷也吾固謂祛弊而與俗莫如一賦則如何衆皆應曰諾公曰雖然無徵則弗信茲役也吾且奉之宣城劉公語未畢自涇而下凡六邑民矍然走泣且泣之下

也相率造公之庭而請焉且首觸地呼曰公奈何後我劉公于是以其事並下六邑六邑之民既得劉公令于是分邑而趨析里而程計日而競偃樓傍徨各以其任相戒而舉焉于是寔者記者達于任知其至不知其人任者以記使校于弓者書者入其地不入其家年者記者歸而圖之見其數不見其狀乃劉公時：出而慰勉之皇々然矍々然俱令之或望民之不逮也居頃之六邑之民具以其事又走而造公之庭而報命焉公按之令盖甫踰月云楚中人吉陽何子曰古稱不令而行余

竊心異之以為此至治之極也後世何及焉由今劉公
觀之正身之義儒者之學豈不信然哉且均一之法乃
自古而記之此法之至利者也田不均則貧者斃輸富
者且斃訟矣賦不一則官者傷賦民者且傷徭矣此又
情之共明者也夫以至利之法投共明之情彼諸郡者
獨奈何轆、而議也此豈民不可使哉古蓋有之信而
後勞夫信者非其令之謂也其誠至則其感深其仁形
則其志附其觀豫則其望不回故曰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此所謂信可與經、沾、者道耶是故風施而民喻

色指而民從詞未畢而民爭赴之神之應也彼所信于
心者不可得而奪也不然經、而執沾、而語民起而
悖之吾見亦多矣况其行乎哉予嘗攬古今之變民不
信上者類有患四焉務名飾功寔則不繼益以毒民而
無益此患一也志以才用任使失人即有惠利民無由
被之此患二也情溺而勢撓更化之端適以階厲此患
三也揆事未竟沮于異議使民快、而視坐失時幾此
患四也後世之士托名賢豪之林非少矣乃正身之義
于斯四者不能無幾焉及其後民既不可信而儒者之

學亦因以病豈不謬哉若劉公者庶其得之矣諸台中
方泉趙公者雅知劉公者也予具是語趙公趙公亦
以為然已而曰劉公信儒者乃寧國之民明于從上而
不可惑亦其不可少者云然予聞寧國之間其以講于
儒者之學且津々久矣是故劉公至而民信之趙公謂
寧國之俗善已乃予則以為彼所明于信上者非信劉
公信其學也由是觀之儒者之學寧國之間蓋可道而
往焉予且聞劉公方以此季力行于上而又闢舍延師
明其教以道之予固謂寧國之間其俗必益善而治必

益行雖古至治之極第且于劉公見之豈只明于信上
之義如趙公所稱者已哉當劉公之令行也六邑中惟
涇倡始之而涇嗜修而慕義視他邑為尤著乃劉公所
為闢舍延師而教者又適在涇也于是涇士趙某張某
輩索予文贈劉公子雖未至涇乃儒者之學得明于寧
國之間予蓋樂助之也而又且知劉公故于諸士之請
也不得辭

軺弟倭變紀畧

往者倭夷變作蹂躪我吳會其焚燒鹵掠之慘淫垢汚

漬之辱子難言之矣言之則背裂髮豎不勝忿且悲而涕蘇下也痛哉吾民之遘斯辰乎寇名曰倭寔則中國海濱奸豪習商販為業遊舶諸島嶼本以牟什一無他念有樸遯小丈夫建議塞海口拒弗與貿易彼既底滯折閱不得還其故鄉計甚無聊乃携倭之不逞工劍射者與偕憑潮駕風帆檣內犯傍海唇齒諸郡積歲嬉佚猝然無以禦之武弁廕胄平居華衣躍馬耳不聞鉦鼓聲一旦望賊壘奉頭鼠竄惟全軀保首領是謀占募烏合之旅不慣擊刺泓然攘臂而往納贖羊于豺

虎之口直趨死無一生急傳檄召處州山東之兵以客就主昧乎阻厄之地宜出入之孔道遇伏輒覆救火扶傷不給乃遠調麻陽柳州田寧各宣慰引兵來所過捲蕩凋殘而河朔各將無如宗禮霍貫道驍雄者呼而至如獲重寶乃不審機量敵皂林之後奮突而前孤犄無後繼為賊所乘兩將戰死東南之事魚爛不可支督府胡公宗憲傍徨四顧無一倚仗不得已出下計以貨金誘賊遣人入其營說之而賊徐海號明山者果貪我餌宛轉索紮帖息不得動解桐鄉圍以去海與其党麻葉

陳東異心因獻計督府誘而縛之為已功二人既擒其部下卒伍譁與海仇鬪海不能制督府于是乘其間餌益富和益豎海乃就降移巢沈家莊水繞四絕之地頃之我兵大集厚結其陣鼓噪而攻之海度不免沉水歿餘衆殲焉寔由天心厭亂窮劫漸復故海酣于餌盡于於翠橋碧桃二娼昏其智而奪之魄墮畧阱弗悟也督府因襲用誘海故策轉而誘大渠魁王直號五峯者拔其藪窟根底直亦果貪我餌輕身束甲歸撫徐執而戮之鯨鯢殄而海波平皆督府胡公力也而抗疏荐胡者

則視師兵侍趙文華微趙何以得胡微胡何以制賊厥後茂勲不賞一青見猜萋菲妬嫉者喻訛起胡以憂隕趙追償軍前犒用費十餘萬籍其家而布衣士蔣州輩掉口舌入海探龍珠于不測之淵說王直以來者泯其功鬱、潦倒江湖間夫前事者後之師覆轍者來之誠恐他日任閫幕者遲徊顧望不肯畫一奇于繩墨外以取謗訕也故吾民患苦不在山海之寇第願當塗諸大臣包荒有容忘恩怨選賢殉國天下事無不可為者家弟輅嗜問孝訓里中兒躬被風塵擔書鳥從無寧日

明文海 卷三百五 二十三
深憤當事之憤也屯戍城邑委郭以外棄之捐吾民
置刀俎上弗恤者為撰倭變紀畧併賦詩以褒効死之
爪牙障捍之儒宦暨甘心九死義不受污之女婦語云
傷于虎者談虎色遽變傷于弋者抨虛弦怖之墜而下
此勒次之指也編既訖示余讀一過喜吾弟以草莽藜
藿卑賤能景廟堂之烈軫閭井之憂所紀覈而諷戒隱
為與金匱並傳遠余之夷猶空食任時事闕遺散失弗
述殊愧為孔子稱匹夫不可奪志信夫

叙燒餅兒

萬廷言

舟過磚河五十里有飢兒挽舟瘠苦涕泣不自勝予憐
焉問之回種也趙姓名四兒家京城宣武門賣燒餅父
老沒依舅因獨身賣餅為磚河杠頭王龍以葯迷致當
夫苦且惧死無由歸見諸舅語吃甚哀予曰何故不
逃曰迷所向即逐得箒灰矣詢之眾曰信乎眾惧王龍
不敢言以意示不平狀獨其中白帽者曰我種類人即
不識一見即親厚昨是兒女我故我亦迷來今老不知
家所因感歎泣下予曰令女送兒至今何如曰不敢我
不當夫即餓死且久熟此若送兒大人去我亦箒灰矣

予聞而益怜之予初官西曹論獄多稱藥迷予謂藥豈能迷人不之信今果然亦異矣先是天津兵憲黃公遣人護予至德州予曰與飲食費令致兒黃公所為書悵黃公轉送京師予父侍郎邸第中召其舅還之使業燒餅自活而更言黃龍狀于黃公曰有為予言者曰此事傳遞中最多凡官募夫必有直扛頭者利其直嘗以藥迷致人子弟閉幽室中稍與脫粟飯剪髮垢面裸身令形体盡變易惑所向計即親父兄相遇不相識然後出牽舟已冒募夫之直逃輒箠死以威欲逃者謂之攔人

江南北皆有焉夫此輩皆冒百姓不得已浚剝之膏血又塗毒人至不忍棄捐孤阨之子弟誠不容一日救然士大夫往來利有夫則舟行速又非所司無與焉曰置不問有司值地方繁劇簿檄日旁午下又不暇問故逋惡不特王龍受苦毒不自伸亦不特燒餅兒也予聞而心益悲雖然非予所能及也及吾所見者盡心焉耳矣顧其言有足廣予曰叙次之如左

孤憤集序

汪道昆

胡司馬有社稷功中恨者卒死請室今上畢錄先帝故

臣功狀置司馬不以聞司馬藁葬山中諸門下士若故人無一至者沈山人為司馬誄則是四明走墓下哭之初胡虎臣及余二仲氏郊勞山人山人馬首東矣問曰司馬猶被此名以死山人哭者何山人慷慨言曰司馬功蓋東南非臣一人已也往臣竊觀司馬多大度憎喜自如當意輒予千金不當輒嫚罵臣非礼弗食故千金不及臣然坐客多賢豪貴人司馬目攝之不為礼比臣在坐意獨屬臣居與居臣起與起其所嚴事者宜莫如臣乃今身殞而名不傳臣固未得死司馬所耳臣病

三年矣孤憤上通于天且為臣隕泣又明日諸君東望百里外雨霏自大鄣來此臣哭司馬時也厥明日出無光頃之雨至與語合于是山人過不佞相與登舍後山出司馬誄讀之四坐憤發不佞曰我國家倚辦東南不啻外府天胙司馬幸不蔑東南此所謂社稷功也高皇帝以八議釋有罪必先議功先帝故嘗多司馬功死司馬非先帝已也即司馬亡論已奈何傷先帝之明虎臣曰孤不肖嘗遇司馬前茅孤方引諸少年挾吳姬楚女履鳥遮道呵者至曰客何為孤叱曰毋多言客高

陽酒徒吳守淮也司馬嘆曰嗟乎此吾故人子引車避
 之往島夷起吳越率以澤量人司馬提三尺劍全活之
 何論億兆及司馬不辜歿卒無能發一辭非山人則皆
 嗜者矣二仲氏曰凡諸功罪有主者而生不敢知當司
 馬時彼^都人士莫不藉寵靈被恩澤司馬一旦受法則羣
 起而誹訾之願嘗嫚罵我然今噉嫚罵則昔抵千金者
 也幸山人出且為都人士一洗之是時也白雲起東海
 亘青天而西于是相與東鄉酌曰司馬有靈掾甲皚々
 至矣二三子屬不佞揚扝其事則以山人所自賦若為

山人賦者附之

大司空南坦神樓序

董份

神樓者司空南坦劉公名其所繪之樓者也始公嘗語
 客身退且老欲遂經營一樓閉閣其中者久矣而力不
 能于是翰林待詔文衡山告之曰吾能為公遂成此樓
 乃繪以貽公而公曰命之曰神樓云或言公授神仙御
 虛乘氣之術而神樓者即海上神州仙^仗宮闕之屬在
 雲氣有無之間此公所以志于神仙之道者也而予嘗
 觀公弱冠登朝歷郎署二千石以躋六卿所至治行卓

異皆顯樹名迹持高節正色以匡翼國家勲勞着于當世此皆廟堂彛鼎之事也及其謝休而居坦上方益與鄉縉紳諸老歲時結社從冠裳車騎歌呼宴飲登遊山川自郡邑牧守令長得以造請躬問所不及學者從而考德質疑鄉閭田野父老子弟得以伏臘往來揖讓就見欣然無絕之者此又非離遠于世不欲與之接而思海上者也然予獨疑所謂神樓者蓋嘗謁公于坦上矣入其庭而蓬蒿映堂至榻次方丈之室戶牖不啟其間恣如也予竊以公既不肯為他樓榭即稍治一畝之園

列一亭灌名花雜卉彈琴歌詠其中亦有以自樂者而公曰吾非惡而不存也以吾慮營于物則是皆足以為吾累也予聞言而恍然及與之坐通夜達曙則言益元指益微淵然深潛四坐皆靜俯仰顧視察其意皆不足存也予乃起而嘆曰嗟乎公之神樓吾已得之坐間矣夫神者經所希載學者所不敢道而至人達士卓詭玩世所以震耳目而開人心使之誕謾恍惚失其常守反而約于正未必非教也故神州之說起自鄒衍莫不以為誣矣然衍當七國龍爭之時縱橫戰國之術勝國君

以土地而魚肉其民士以功利而馳騫于世行以為其習俗深而識陋未易以正說也故先極閎大之論作怪迂之變使人入其中窈冥不可考而原也而後所爭土地功利之小不覺爽然自失于心此行之所以為教也及神仙家謂海上神州宮闕雖後世附而益之然予竊意其初必有遠引高蹈之士睹世益陋務紛華勢利以矜顯榮膠不得解故一切委之于虛以為別有天宮貝闕壯麗可悅之地非人俗所有而人必遺棄世味所好以清虛得之斯亦所以廣大世俗之心而化其見聞者

也故其為教本同而其所以從入之途人有省不省耳而學者一切屏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者何異公以世漸漬于末流與古益遠人方浮湛于俗益以卑下思得樓居以處高明而與世相曠其寔不在樓也故托之于繪以稱神焉昔漢武帝以仙人好樓居故用采五城十二樓之制築通天延壽諸臺觀以象仙人所居而秦亦起咸陽離宮屬複道以象天極莫以招徠仙人勞費煩矣而仙終不可得也今公以繪得之不伐材不聚工不待日月而其成若神可望而不可至可見而不可居可以

明文海 卷三百五 三
意象得而不可以寔求彼之役宮室而以為真者亦自
失矣此六公之所以為教之意也夫溷濁于俗與世為
端者其心營于物也深藏固距築室而避人者猶有待
于物也故遺世離俗棄物而自全凌雲御風以為訓者
神仙之術也游物而不營超物而無待身處人間而其
神在雲霄之上軼寰宇之表者聖人之道也公學聖人
者也故方其早樹勲業而翩于進退之際功成而不
有者此公之神樓也及其退居而與世親人得而親之
而莫得而反之也此六公之神樓也故人之見公也愷

悌惠和雜以笑謔而其中所不可易者卓然岩立冠絕
海內此六公之神樓也其望公也眇然儒者而讀公文
章聞公行事誦公道德或以為天人或以為泰山梁棟
此六公之神樓也合則雲從不合則龍蟠行不小拘言
不蹈故與時委蛇無有轍迹此又公之神樓也故公文
于茲皆聖學而有得者其事寔可據如此而其托之于
神以為教者又其餘也故曰公之神樓吾已得之坐間
矣而或乃求之海上不已踈乎

此後凡有文書皆不可不讀也

此後凡有文書皆不可不讀也

此後凡有文書皆不可不讀也

此後凡有文書皆不可不讀也

此後凡有文書皆不可不讀也

此後凡有文書皆不可不讀也

此後凡有文書皆不可不讀也

此後凡有文書皆不可不讀也



